

学习掌握疫情常态化防护知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8月30日傍晚一场急雨下得很大,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见窗外阳光明净,薄雾好似清退去了很多。

尚未起床就先看手机,在群聊里竟然看到尊敬的苏怀庆老兄昨晚19时30分因病不幸辞世的新闻,我一下就被击懵了,一阵有种迷惘的感觉。难道他那张和蔼的笑容,瘦削高挑的身形,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8月30日中午14点多我看到他还发了一个关于老年人退休住在哪里好的配乐视频,所配画面唯美精致,文字凝练而富含哲理,体现着他有关社会问题的一片热心,接近16点的时候他在群里又发了一篇有深刻独到观点的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他曾多年自费订阅《炎黄春秋》杂志,热心关注国内国际形势,思想活跃而不僵化,交流起来让人舒心,怎么过了三个多小时以后就不在了呢?那么谦和、那么细心待人的他难道真的离开了?我凝视着手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时间尚早,又不好立即打电话求证,只好在心痛不已、泪眼模糊中等待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35年前了,他任区委担任秘书,我在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沂蒙山区视察后,区里要写一篇贯彻落实万里同志视察时重要指示的汇报材料,我和另一位政治老师被当时的区委书记点名去撰写这一材料,就在那里我见到了高高瘦瘦的他,在组织村干部座谈会、采访有关人员的时候,都是

晨起泪盈巾

□高军

他带着两个男青年热情为我们端茶倒水,精心服务。这个汇报材料完成后,听说不久后就调走了,我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那热情洋溢的神态却让我永远记住了。

2013年秋冬之际,《界湖街道志》编纂工作启动,我被邀请参与其中。苏怀庆作为长期在这里工作并从这里退休的老同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编纂办公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直到这时,我和他又见面了。尽管几十年不见,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说起过去的事儿,他也很兴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先后一起撰写《界湖街道志》《双城遗址》等,现在后一本书还尚未完成,他难道真的撒手而去了?

平时,他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之外,还热心于积极为大家服务,只要他在场提茶倒水的的事儿必定是他的,往往在不经意之间他就会为你续上茶,大家开始觉得心中不安,有时就和他争着干这个活儿,但只要他拿起暖瓶任谁也抢不过去了。平常事务性的工作很多,不论是谁开口一说,他总是主动跑前跑后,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恍惚是大家都称他为“秘书长”,他笑着坦然接受了。他干的活儿很多,但总不显山露水。《界湖街道志》出版

后,又决定出版一本《界湖街道志》,想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尽管他说自己不善于写这类文章,但还是在不久后拿出了一篇七八千字《挥洒余热春秋——参与《界湖街道志》》的文章,凡是看过的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界湖街道志》的编纂过程中,他一次次督促、收稿,并和有关人员自挑选题、安排版面,然后交给我和高薇编辑。我告诉他收好稿子,决定哪些照片放在那里就行了,不用自己去费力排版,因为进入正式排版系统后可能自己排的格式会发生变化,也许会重复排版麻烦,但他最后交给我的稿子还是精心排好了,后来印刷出版单位就是按照他的那样排版的,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动。他说车专友同志让他当主编,他觉得不能当,我说反正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需要尽快定下来。最后在他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才答应当了主编。按照他做的一切,这个主编他是当之无愧的。

刚开始参与志书编纂的时候他不会使用电脑,大家都毫不客气地要求他学习在电脑上直接输入文字,大家鼓励说他学汉语拼音基础。他真地开始了慢慢地学习,他的特点是左手拿着鼠标,右手慢慢地开始打字,并总习惯用一只手手指头去敲键盘。大家就笑他是“一指禅”,他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而是陪着老花镜片盯一眼稿子,再低下头去看一会儿键盘上的按键,用手指头慢慢敲一下,就马上抬

起头来,盯着屏幕认真连字,好半天才能输入一个汉字。有时原始档模糊不清,他就拿起自备的放大镜认真地辨认,直到弄得清楚准确。他不会普通话,有些字音也读不准,所以有时候一个字半天也打不出来,比如有一次他输入“推”这个字,一会儿打入zui,一会儿打入zhu,找遍了所有同音字就是找不到“推”字,这时候他就会谦和地向我们请教,我们总是笑着不客气地说:“错了错了,应该是dui”他马上就去电脑上操作,很快找到这个字,然后就会自嘲地说:“你看,我怎么就是不知道,原来这个字读dai”,然后再认真学习如何保存文档,如何在电脑上修改、编辑稿子等,很快竟然就成了行家里手。

等到接近7点,我忍不住拨通了发布消息的朋友的电话,朋友说情况属实,昨天午后苏怀庆在邻居家里喝了半天茶水,下午4点多的时候他去送土特产花圈,碰见的人问他怎么这么能干,他还憨声憨气地回答:“弄小康就得有这么一股劲头。”但是傍晚时分,他突然觉得不舒服向女儿要治疗胃病的药吃,女儿建议到医院检查一下,他觉得没有必要就没有同意。可是,很快出现严重呕吐,被冒雨送往医院。在120车上,医生一路没有停止抢救,结果到达医院不久,老苏还是停止了呼吸,就这样匆匆地告别了人世。

他的电脑还静静地摆在桌上,那个缺腿的放大镜也还静静地摆在那里,他主编的《界湖街道志》还在我的手头上校对着,可是他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阳光越来越明媚起来,可是我反而觉得有一种寒冷袭上身来。我知道,尊敬的苏怀庆老兄那瘦削高挑的身形,那谦和的笑容,已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

沂蒙红嫂

□黄亚洲

思绪里的那只饱满的乳房,那只奶头,不容易忘记,那是带着那么多的照片,都说那是红嫂,我记不清楚了我的记忆都是锐角、尖利、破碎、燃烧。

鬼子的一颗很小的子弹,几乎掏空了我的胃、肝和肠子,死神伸过他的左手,拉住了我,这是我感受到的,我也准备动身了,可是那一刹那,谁解开衣扣,用一个国家的压力,将乳汁,压入一个失血的生命?

我已经记不得了,当时我的那乳房,与国家焦黑的土地不是一个概念,仿佛,只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坠落,只记得,一柱瀑布一直跟随着我,并且还负责提供一个暖和的平台。

我无法在沂蒙找到那位属于我的红嫂,我对我的儿媳与孙女说,若是没有沂蒙,也就没有你们了,你们要在中国地图上寻找沂蒙,沂蒙山很低很矮,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她就是一个乳房的存在。

